

民国世界文学经典译著·文献版（第五辑：英国美国小说）

长篇小说

Rebecca

蝴蝶梦

〔英〕达夫妮·杜穆里埃 (Daphne duMaurier) 著
杨普稀 译

上

书店

民国世界文学经典译著·文献版（第五辑：英国美国小说）

◆ 长篇小说 ◆

Rebecca

蝴蝶梦

〔英〕达夫妮·杜穆里埃（Daphne Maurier）著 杨普稀译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蝴蝶梦 / [英] 达夫妮·杜穆里埃 (Daphne du Maurier) 著; 杨普稀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8.4
ISBN 978-7-5426-5839-5

I. ①蝴… II. ①达… ②杨…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40558 号

蝴蝶梦

著 者 / [英] 达夫妮·杜穆里埃 (Daphne du Maurier)
译 者 / 杨普稀

责任编辑 / 陈启甸
封面设计 / 清 风
责任校对 / 江 岩
策 划 / 嘎 拉
执 行 / 取映文化
监 制 / 姚 军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中国上海市闵行区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电 话 / 021-22895557
印 刷 / 常熟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50×900 1/16
字 数 / 450 千字
印 张 / 34.5
书 号 / ISBN 978-7-5426-5839-5 / I·1212
定 价 / 158.00 元

敬启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 0512-52601369

出版人的话

中国现代书面语言的表述方法和体裁样式的形成，是与20世纪上半叶兴起的大量翻译外国作品的影响分不开的。那个时期对于外国作品的翻译，逐渐朝着更为白话的方面发展，使语言的通俗性、叙述的完整性、描写的生动性、刻画的可感性以及句子的逻辑性……都逐渐摆脱了文言文不可避免的局限，影响着文学或其他著述朝着翻译的语言样式发展。这种日趋成熟的翻译语言，推动了白话文运动的兴起，同时也助推了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生成。

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学一直是以文言文为主体的。传统的文言文用词简练、韵律有致，清末民初还盛行桐城派的义法，讲究“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但这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情感、叙事和论述的表达，特别是面对西式的多有铺陈性的语境。在西方著作大量涌入的民国初期，文言文开始显得力不从心。取而代之的是在新文化运动中兴起的用白话文的句式、文法、词汇等构建的翻译作品。这样的翻译推动了“白话文革命”。白话文的语句应用，正是通过直接借用西方的语言表述方式的翻译和著述，逐渐演进为现代汉语的语法和形式逻辑。

著译不分家，著译合一。这是当时的独特现象。这套丛书所选的译著，其译者大多是翻译与创作合一的文章大家，是中国现代书面语言表述和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实践者。如林纾、耿济之、伍光建、戴望舒、曾朴、芳信、李劫人、李葆贞、郑振铎、洪灵菲、洪深、李兰、钟宪民、鲁迅、刘半农、朱生豪、王维克、傅雷等。还有一些重要的翻译与创作合一的大家，因丛书选入的译著不涉及未提。

梳理并出版这样一套丛书，是在还原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文献。迄今为止，国人对于世界文学经典的认同，大体没有超出那时的翻译范围。

当今的翻译可以更加成熟地运用现代汉语的句式、语法及逻辑接轨于外文，有能力超越那时的水准。但也有不及那时译者对中国传统语言精当运用的情形，使译述的语句相对冗长。当今的翻译大多是在

著译明确分工的情形下进行，译者就更需要从著译合一的大家那里汲取借鉴。遗憾的是当初的译本已难寻觅，后来重编的版本也难免在经历社会变迁中或多或少失去原本意蕴。特别是那些把原译作为参照力求摆脱原译文字的重译，难免会用同义或相近词句改变当初更恰当的语义。当然，先入为主的翻译可能会让后译者不易企及。原始地再现初时的翻译本貌，也是为当今的翻译提供值得借鉴的蓝本。

搜寻查找并编辑出版这样一套丛书并非易事。

首先确定这些译本在中国是否首译。

其次是这些首译曾经的影响。丛书拾回了许多因种种原因被后来丢弃的不曾重版的当时译著，今天的许多读者不知道有所发生，但在当时确是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再次是翻译的文学体裁尽可能齐全，包括小说、戏剧、传记、诗歌等，展现那时面对世界文学的海纳百川。特别是当时出现了对外国戏剧的大量翻译，这是与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兴起的模仿西方戏剧样式的新剧热潮分不开的。

困难的是，大多原译著，因当时的战乱或条件所限，完好保存下来极难，多有缺页残页或字迹模糊难辨的情况，能以现在这样的面貌呈现，在技术上、编辑校勘上作了十足的努力，达到了完整并清楚阅读的效果，很不容易。

“民国世界文学经典译著·文献版”首编为九辑：一至六辑为长篇小说，61种73卷本；七辑为中短篇小说，11种（集）；八、九辑为戏剧，27种32卷本。总计99种116卷本。其中有些译著当时出版为多卷本，根据容量合订为一卷本。

总之，编辑出版这样一套规模不小的丛书，把世界文学经典译著发生的初始版本再为呈现，对于研究界、翻译界以及感兴趣的读者无疑是件好事，对于文化的积累更是具有延续传承的重要意义。

二

2018年3月1日

「英」達夫妮・杜穆裏埃 (DaphneduMaurier) 著 楊普稀 譯

蝴蝶夢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四月出版

譯者序

我看這本書的動機，完全是因爲感於這本書改編了電影而成爲一張名片之故。最初我從電影雜誌見到這片在美國紐約的「電影城」——據說是全世界最大和只映藝術片的電影院——增加座價獻映；映期延長，比「白雪公主」(Snow White)更多星期。影評家又說這是一部罕見的奇情片，因此引起我想找原本一看的興趣。

當然看完一遍，覺得牠非常神祕，才動了譯念，本書譯成約得二十四萬字。是忠實的直譯，甚至一字之微，也差不多保存原意。這是筆者譯文藝小說的一貫作風，認爲譯論述才可以譯意。

我告訴你們，這書的情節並不是非常複雜，但極度的離奇，使你們絕對不能自恃聰明，對進行中的演變妄加判斷。直到你明白了，才拍案叫絕。本書的成功，就是在於這點。

本書譯名應該是「莉碧嘉」，因為原名是一個女子的名字（Rebecca），但「蝴蝶夢」才是一個更神祕的譯名，因為這書是以夢開場又以夢收場的；內容既是淒情一類東西，當可稱為「蝴蝶夢」，況且本書全是一篇書中女主人的過去自述，即使我讀起來，有時也感覺得像做夢；因為她（女主人）常會說了結果才回到開始，閱者便也會有一頭霧水之感慨。至於譯筆若果不流利，則更容易使人做夢了。若謂這樣可增加「夢境」的話，譯者實不該當。我已盡了我的能耐，但付梓匆促，校對另外有人，間有錯漏，在所不免，深祈讀者原諒。

本文原著者德芬杜莫里哀，是英國現代女文豪，其著作中曾經改編為電影的有一部（Jara calin）（黑海人妖），「蝴蝶夢」是第二部了。

普稀識於二十九年十二月十五日

再版譯者序

再版作序的時候，常會引動伊始的回憶。

說起來慚愧；我看原文 *reprints* 的動機，是因一絲營利的線所引起，香港淪陷之前，我蛰伏在澳門，曾利用餘閒時間，做了當地一家影院老闆。好萊塢有一種專供有頭輪影權的影院司理作擇片參考的半月刊，經常從美國寄到我的案頭，那刊物指示一切片子由計劃攝製與及報告在美國演出後賣座情形和社會的批評。我在這種情報下獲悉「蝴蝶夢」是一九四〇年最偉大的片子，才注意到原本需要閱讀，因着引起譯文的興趣，所以很迅速地完成了，尚在這影片沒有來香港之前。

這本譯本在香港發行了以後，加重觀眾對這張片子的認識。使這種對白多於動作的文藝戲，竟得受大眾化的擁護，後來這片子入選為該年度的世界冠軍，更使人騷動起來；由此可知它的內容，若不是精彩的，也一定有特別之點。

我認爲這是現代著作中的特別者。

若果好的文字會給人回味，那麼莫里哀女士的蝴蝶夢會在讀者的腦海中徘徊不已。幽雅的筆調托出奇偉的故事，怨感的情緒益增疑惑者的淒酸。水底的豔屍，畫中的愛寵，即使蝴蝶夢中的女主人主觀地證實了自己是一個失去愛的撫慰的可憐人。我們在她這種感覺之下，更會對原著者的描述生出深刻的印象，這使我敢向讀者再三致意的。這本小說也有閱讀的方法，這篇回述與自敘式的作品，是不能因起筆的沉悶而用走馬式掠過，內容像是空虛的最初幾章。殊不知最初是事後的總回憶，是下關故事的主宰。抑且，第一二章不祇要細看，看完全書後翻看一遍，才會給人了解。

這本使我留戀的文藝小說，現在很安全地跟我踏進雄偉的大地，承正風出版社接受出版，得以傳播出她的種子。給每個讀者一個溫美的夢，而在我的夢中更滲上甜蜜，使我在這枯乾的初冬天氣裏得到憐憫的香味。

普稀序於桂林 三十二年十月

第一章

昨夜我在夢中再去夢特里，這好像我站在鐵門的傍邊，一息間我不能就此進去，因為鐵門欄阻着我，一條鎖鍊和一副鎖封起這扇門，我在夢中呼喊看守那寓所的人，可是沒有回答；隨着緊貼那銹鐵枝向內透視，只覺得寓內闕無人居。

煙窗中不見有煙火，格子窗縫裂得可憐，這時，好像其他做夢者一樣，我忽然間有一種不可思議的力量，一縷精神穿過阻在我前面的障礙，那大路仍然在我面前，轉灣抹角，好像平時一樣，但當我前進的時候，覺得事實就不同了；這便是狹窄和不規則，據我們所知，這並不關路途的事，最初我疑惑和不明白，但當我垂低頭因為閃避那垂下的樹枝時，我才認清楚這個原因，天然之所謂天然，她的狡猾的行動，竟用有緊粘性的巨爪侵略那大路。素來以恫嚇出身的樹，現在仍保持勝利的作風，牠們密集的，黑暗和凌亂聯同阻礙那大路，掬樹伸引起白色赤裸的枝幹傾斜地互相勾結着，樹葉混合成奇異的擁抱，在我頭上所砌成的形象，恰似教堂尖端的圓拱，這裏也有

很好的樹木，但都是我所不認識的，肥矮的橡樹，曲歪的榆樹，這些樹都被搗樹葉蔓延着，使牠們變爲出乎世俗之物，沿途的灌木和小樹，沒有一樣是我能够再記得起。

大路已變爲羊腸小徑，砂面的路早已成爲過去，所有的只是草和蘚苔的鋪面，這些樹枝垂得很低，變成了前進的屏障；多節的樹根看來變做滿佈骨骼的魔爪，在這個森林中所分散的各種灌木，我知道在我這時代已劃分成了門部，雅觀而實用的八仙花屬的樹木，有著名的藍色的頭部，沒有什麼能阻止牠們的生長，現在牠們在此更能自由伸展，高到令人可怕，也不見有一朵小花，色黑而且醜怪，正和寄生在牠旁邊的小樹一樣怪狀。

漸漸地，一時東，一時西，羊腸之徑總不見盡頭，有時我以爲沒有了，但又再度發現。有時在一已倒的樹下找路前進，或者在冬天雨過的泥濘小溝找尋出路，我沒有想到這條路是這麼長的，不知過了若干里遠，雖然有時樹林完了，但隨着行徑再去所得的仍是迷宮，一片令人呼吸窒塞的原野，完全沒有一間屋，我突然間走上去，只見一條生長得極不自然的灌木橫枝向四面伸開。我站着，心房在喘息中跳動着，有特別的隱痛，淚珠伏在我的眼睛後面了。

這便是夢特里，我們的夢特里；神秘和靜寂得好像以往一樣，灰色的石在我夢中反照着燦爛的月光，玻璃窗映着綠色的草原和磐石，但時光不能磨毀那健全整齊的牆壁和固定的位置。

陽臺傾斜的對着草原，那草原伸張到大海。我轉身便見一片銀光，靜寂地在月色之下好像一片平湖，不受着風和浪。沒有波濤能够來騷擾那夢中的水，亦沒有大塊雲霧。風從西面吹來，使這平淡的天色略變暗晦。我再轉向屋中去，覺得站立着似乎是不可侵犯的，不可捉摸的，又好像我們昨日才離開這裏。我察度那花園也居然森林化起來，甚至樹木也是如此，杜鵑花高到五十尺，和另一種樹纏繞而且交搭着，他們實行異族婚媾，附寄在一條無名的灌木上做客人，可憐的私生子附纏在他們的脚根，他們好像已覺得這是假冒的子孫。紫丁香花婚偶了山毛櫸，彼此之間愈加親密；可惡的常春藤是有名的美德侵犯者，她竟用捲鬚包圍他們使變成她的囚犯。常春藤在這毀爛的花園中佔據重要的位置。長的藤蔓延過草原，不久有爬上屋頂的姿勢，這裏又有別種樹，在大樹的腰部活動起來，大約有一種種子早於若干年前遺留在這裏的，現在呢；和常春藤聯合起來，像大黃樹的一樣可怕，向水仙花開花之處前進。

遍地都是蕁麻，這種物類似軍隊的先鋒，他們阻塞那陽台，散佈在小徑上，去勾纏他物，既粗陋而且瘦削；還要障礙屋中的大小窗戶，但他們有一種相同的遭遇，無論何地的蕁麻都是要被大黃樹破壞其秩序。於是蟄臥成團蠟模樣，毫無整齊可言，只有難爲了那小徑吧了。我離開大路而走上月台，因爲蕁麻並沒有阻止我，一個做夢者，我行來迷惑不清，但沒有事物能令我後退。

月光能够在幻想中加多奇異之想，雖是做夢的人也是一樣，好像我站在這裏，靜寂而沉默的，但我能够覺得這間屋並不是空無人居，從氣息上回想過去，好像以前也有這間屋呢。

光亮從窗外射入來，窗簾受着夜的空氣而搖動，在那邊，圖書室的門虛掩一半，好似是我們剛從這裏離開，而且還有我的手帕在秋天玫瑰花的甌子傍邊。

這個房子足以證明我們曾經來過的，一堆的書是預備待人安放，還有拋擲過的一本名「時代」的冊子，煙灰盒有殘餘的紙烟；墊子還有我們頭上的枕痕，椅子也是一樣；火爐還有餘火未熄和早晨相輝映，還有者士巴，可愛的者士巴，帶着精神的眼光和深深傾陷的頰，他或許爬伏在地板上，牠的尾巴便要搖動，當他聽得主人的腳步聲的時候。

一朵雲——從未見過的，浮到月亮之前，頃刻間的飛翔好像一隻魔手掩蓋人面。一個幻影和它同來，窗前的光亮也隨之熄滅了。我望着那荒涼的軀殼，最後只有飄然神往，對着那撩人的四壁，尚復何言。

這間屋是一座墳墓，我們的痛苦和恐怖埋葬在這舊址上。這裏再沒有復活。當我在行程中回想夢特里，我是不苦痛的了。我也曾想及此，我能否沒有恐怖而留居在這裏呢？我將回憶起夏天的玫瑰花園及拂曉時的鳥語，在栗子樹下喝茶，與及欣賞草原前面喃喃的浪湧。

我又回憶起棕色的紫丁香花和快活谷中的風月。這些回憶是永久的而且不易消滅，這是一種追思，不能磨毀地遺留着，當時那塊雲掩了月亮的臉孔以後，我便追尋那裏的憧憬；我仍和其他人一樣知道這仍是做夢，而且在活現着我是躺在不知幾多百里遠的外國地方上。我只是走路，一秒秒鐘的過去，現在我是在郊外酒店的房中，在缺乏空氣的地方下安憩，我嘆息一陣，伸個懶腰和轉一次身，睜開眼睛時，發閃光的太陽使我迷惑，日光是這般強烈，天空是這樣清朗，比之我在夢中所見的月光是相差很遠的。這日色無疑地很久已留在我們之前而沒有大變動，而且充滿一種神秘的肅靜。這種可愛的安靜，是我們以前所未領略過的。我們不能談及夢特里，我不能說出我的夢境。因為夢特里不久便不是我們的了；再沒有夢特里了。

第二章

我們永不能再回去了，這是當然的。過去的一切仍然很清楚地現在我們的面前。這些事物我們會設法使之遺忘，但放在了身後不久仍是重現的，這種神秘恐怖的偷偷摸摸的憧憬，只有延長那模糊不合理的苦痛——多謝上帝，現在得到憐憫的靜息——

他有奇異的忍耐性和永不自覺痛苦，但不是當他回憶……那些遭遇的時候。

我能用方法說出來，使他突然間感覺迷惑和毀滅，使他可愛的臉孔失去一切色彩，好像用一隻魔手拂拭過一樣的清淨。這時候一幅假面孔便形成了；便成了冷而且是物形的雕像，雖則仍然美麗，但是沒有生命的了。他必將抽完一口紙煙再來一口，沒有東西能阻止他，殘餘煙灰片片的落在地板上，快就變做落花的葉瓣了。他也必定快而懇切地高談闊論，但事實上是沒有所談的，亂抓一種東西當作止痛的必靈丹吧了。我相信這便是男人，或是女人用來增強抵抗痛苦的妙法，原理是用激動以忍耐責罰。我們對於這些方法真可謂能够充份利用，也不必理會這似乎是一種諷

刺。我們之間都明白恐怖和孤清與及大大的苦痛，我們預料不論遲早每人的生命都要受一息間的裁判，所有我們都有各人的特別惡魔，牠們驅趕我們，使我們陷入苦境，我們也必須掙扎到底，我們已經征服了自己，最低限度我們必要這般着想。

惡魔已不能再次驅動我們了，我們已經渡過了危機，當然曾受過相當痛苦。他的預防患難的方法，一起先便是正確的；好像一個自誇的女藝員演出不重要的劇本一樣地穩定。我敢說我們已對自由下了極大的代價。但我可怖的人生經歷已够成爲一本傳奇小說，今後我亦自願犧牲我的五官四肢，只求能保險我平靜和安全就够了。快樂實不值得重視，不過是思想的生成物和意志的領域吧了。當然我們有一息間異常消沉，但是尙有其他的一息，不能用時鐘估計其久暫，只要時候永遠繼續下去，那麼終於得到他的笑容。我知道我們是生存一氣的，我們聯合前進，沒有思想和意見的分歧可以阻止我們的行列。

現在我們彼此之間已經沒有秘密，各種事情都是共同坦享，讓我們的小旅店成爲廢物，讓那些食量變爲平淡而不重要吧！日日習慣下去便是一樣沒有分別了。而且我們現在沒有反對這個意向去做人。我們會遇着許多人他們是看過任何大酒店的。我們倆都是主張樸素的，若果我們有什麼疲乏或討厭的時候，好，討厭便是防止驚恐的聖藥。我們很少追隨常規去生活，與及我——我